

(零售港幣五分)

第四十六期

國際通訊

三十年四月三十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處售經總
局書公大港香

章書藏

日本內部磨擦問題

李毓田

日本法西斯自九一八事件後勃興以來，久想推翻舊政黨及議會，而重新組織法西斯新體制，惟歷年採取非常手段，發生若干次流血政變總未成功，因此趁此次長期戰爭國內人心渙散之際，乃有利用近衛組閣的機會，以期一舉而實現之。

近衛應法西斯的要求，是以二次登台後便首先以新體制運動相號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局幸而把舊政黨解散，成立大政翼贊會。據該會章程觀之，其勢力上可達天皇（因總裁是由近衛內閣總理兼任），下可及村町，其權力上可監督內閣、議會，下可指導民衆，簡直等於內閣議會之上設置一太上政府

，等於義國正牌法西斯全國最高評議會。

這樣說，日本法西斯好像是成功了。但實事不然，原因在第一，近衛無基礎黨員。故大政翼贊會不得不拉攏各黨各派：右派如末次、中野、橋本、革新派如龜井、赤松等均在此內，而且其中會議局幾完全爲舊政黨份子所佔據。其次是大政翼贊會無憲法上的根據。日本憲法是欽定憲法，也即天皇本位憲法。其提議修改之權，僅係屬於天皇個人，（第七十三條）。近衛不能修改憲法，以適應法西斯，故議會無論怎樣衰頹，因爲它是在憲法上規定的，故總不能把它抹殺。所以大政翼贊會的成立，日本法西斯不僅不是成功，而且是明明把政治越弄越混亂了：既不是民主，又不是極權，整個變成一個非驢非馬的形態。

先就內閣屢次變動說。近衛二次內閣成立到現在，業已變動四次：

第一次是海相吉田不滿意加強軸心關係稱病辭職以去，由及川繼任，簽訂了三國同盟。

第二次是內相安井及法相風見去職，由平沼及平川繼任。平沼入閣一方面固可說是加強近衛內閣右翼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却未嘗不可以說是給與革新性一褪色的印像，由近衛清一色內閣，而一變爲近衛，平沼混合性的對立的內閣了。

第三次是小倉入閣。小倉過去雖說是親英者，但現在他是軍需工業界領袖，是與軍部接近的。

第四次是商相小林及企書院總裁星野去職，由兩軍人豐田及鈴木繼之。近衛內閣之無力與不一致，是非常明顯的。

復次，就這次第七十六屆議會對大政翼贊會反對說。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即一違憲，一赤化。尾崎行雄提出質問書，略謂：大政翼贊會是無法律根據的，故要求即刻將其解散。縱不然，議會是欽定的翼贊會，大政翼贊會是私設的翼贊會。議會是嫡子，翼贊會是庶子，以庶子怎能可以干涉、指導、左右

嫡子？近衛把翼贊會當做衙門，而自比希特勒、史太林，這實是大錯。獨裁制與日本國體決不可混同，萬不可輕舉忘動。赤池濃當場質問：經濟新體制與馬克思派主張正相似，政府有應將其不同之處予以說明之必要。史太林的共產黨組織正與大政翼贊會的組織相似，翼贊會的中央本部恰當於蘇聯的政治部，翼贊會的協力議會恰當於蘇聯的政府。此種組織在日本是否必要，不能無慮。

對於前者，平沼答辯謂，翼贊會的性格等於一種精神總動員化的機關，這簡直否定了它的政治力。近衛對於平沼答辯，大為不滿，於是他乃趕緊改正道，翼贊會是有法律根據的，即恰當於警察法第三條的『公事結社』，它應有高度政治性，政府決意把它發揚光大。對於後者，近衛答辯的更加含混。他說：經濟新體制用語上或許與馬克主義相同，但新體制並不即是馬克主義或模仿蘇聯。我們堅持新體制根本理想，始終要站在日本精神的立場上。

此外，還有關於經費問題。近衛向議會提出翼贊的經費數字，原為三千五百萬元，但議會却只答應了三百萬元，因為仗着陸海兩軍部撐腰，最後近衛允許改組翼贊會為條件，纔以八百萬元由貴衆兩院通過。

總而言之，現在日本內部，顯然是有諸種勢力對立，互相磨擦的：一是法西斯（革新派）與民主（現狀派）的磨擦，一是議會與大政翼贊會的磨擦，一是近衛與平沼的磨擦。

在軸心得勢之際，日本法西斯雖然尙可保持優勢；軍部還想利用近衛，近衛內閣經過幾次改組，雖然尙可苟延殘喘，但是從此屆議會看來，被壓迫十幾年的民主勢力，無疑的是有抬

第四十六期目錄

日本內部磨擦問題

日本財政計劃的混亂

「新秩序」下的食米問題

武裝了的阿拉斯加

饑餓線上的歐洲（下）

頭的模樣。這是可注意的。

自齋藤事件以來，自由主義者鳩山，川崎一派即暗中著著開始向反翼贊會陣營擴張勢力。最近這一派的謀士們，即正圍繞着在野的宇垣、小磯、荒木、真崎等，大肆活動中。據傳鳩山與宇垣、荒木、真崎等曾在某溫泉開秘密會。

宇垣早就為少壯軍人所忌惡。所以鳩山，山崎一派遂就利用這一點，乃聯合財界、舊官僚、軍閥、政黨結為一體，在秘密擁立宇垣，以與近衛對抗。（參三月廿一日『國民新聞』）

固然，在目前宇垣雖尚無登台的可能，但是從此日本內部磨擦必將越發厲害，那是難以避免的。

（四月廿三日）

日本財政計劃的混亂

〔二月二十一日日本『金剛鑽』雜誌專載〕

財政的全貌

本年度的財政全貌，雖然漸臻明白，但是他的內容，到是怎麼樣決定的呢？國民對於這樣預算的關心，決不可與尋常事體相提並論。

本年度預算的第一步，也照向例一樣，先把一般會計的本預算先行發表。他的數額是六十八萬萬六千三百萬圓（以下均以日元計算），和前年度的六十萬萬九千七百萬元（包含第一次，第二次的追加預算）比較，增加了七萬萬六千六百萬元。並且，公債的發行額，不過為十八萬萬七千九百萬元，預算的

增加，比較前年，不見相差很多。然而一九四〇年度一般會計的本預算和臨時軍事費會計的追加，都經閣議決定後，同時發表的。至於一九四一年度，却把一般會計的本預算先行發表，而臨時軍事費會計，那是決定得很遲。所以軍事費會計，果屬爲數幾何，却更引人注意了。

自昨年九月底，在訂立德意日軍事同盟的契機下，中日戰事性質就爲之一變。因爲日本雖是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目標，但是若果離開了建設世界新秩序，而想率意孤行，向前邁進，那也不易成功。申言之：與其想把中國政府打倒，以爲可以解決中國戰事，其希望反極微薄；到不如爲建設東亞新秩序計，逼住日本不得不要直接從事於世界新秩序的建設，較有希望。因此，臨時軍事費會計的內容，自不能僅以限於供應中日戰爭的戰費爲目的，當然要變質了把打開國際難局的費用，也都包括在內。這是凡屬日本國民，任誰都該承認的。那嗎，軍事費會計，到是爲數幾何，那更惹人注意。

不過，臨時軍事費會計的發表，不是一九四一年度，而是一九四〇年度，他的金額是十萬萬圓。我們要知道，臨時軍事費會計的算法，本來是以整個中日戰爭的全過程爲一個會計年度，而不是按每一個年度的計算。所謂一九四〇年，或是一九四一年等等，不過是一個便利的劃分而已。關於本年的臨時軍事費會計，正是因爲特別故意把一九四〇年度和一九四一年度分開計算，那是給了我們關心臨時軍費的人們，以更大的刺激了。一九四〇年的追加部分，是十萬萬圓，而一九四一年度，就一總概括的計算在裏，這時因爲不很吃緊，所以決定的時間，稍爲延遲。不過，現在國際形勢的重壓，又一天加緊一天，所以一九四一年度臨時軍事費會計愈加龐大，那是不難推想而知。

若果拿一九四〇年度作根據，就他具體的二月和三月十萬萬的計算做標準，那嗎，今後每一個月臨時軍事費會計，就得推定爲五萬萬圓。這個話如果不錯，一九四一年度的軍事費會計，就該得爲六十萬

萬圓。然則這麼樣，大藏省當局所決定一九四〇年度的追加部分十萬萬圓，他的數字不啻是浮的，而實質上，還是包括在一九四一年度裏，這樣考察，那是無可非議。

還有臨時軍事費會計的向來習慣，陸軍和海軍分作兩注獨立計算，而這時就把陸海軍合而為一，併在一注。那是因為中日戰爭性質的變化底影響所致。

臨時軍事費五八萬萬

自一九四一年度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發表，那四十八萬萬八千萬圓，和前年度的四十四萬萬六千萬圓較，不過增加了四萬萬二千萬圓。當時有突破了六十萬萬的傳說，就是假定真有其事，若拿來和前年比較，也不為多。但是若把一九四〇年度的追加十萬萬圓加算起來，一九四〇年就變成增加了十四萬萬二千萬圓，那却為數不少了。

一九四一年度財政，最堪注目的，就莫如一般會計的追加預算要達到甚麼程度這一點。以一九四〇年度一般會計的追加預算論：不論那一次，都沒有一九四一年度數字那麼大。比方去年第一次，第二次追加預算合計，祇不過二萬萬七千萬圓。在那個時候，因為昨年下半年，為應付內外經濟情勢的激變起見，自然需要相當的金額。不過在歲出方面，一般會計的本預算上面既難加增，就不得不轉向追加預算方面籌劃。

現在從發表了的一般會計追加預算看看，他是成為十一萬萬三千萬圓的龐大數字。大家都知道，近時各年度的財政，一般會計追加預算最多的，要算一九三九年度。那年第一次為九萬萬一千萬圓，第二次為一萬萬九千九百萬圓，合計為十一萬萬九百萬圓。本年度一般會計的追加預算底增加，恐怕也要趕

上一九三九年度那麼多。以這樣追加預算的增大，如果沒有特別突發事件發生的話，我們對財政局編列預算的忠誠，不能無疑的。

現在把上面一般會計的本預算六十八萬萬六千三百萬圓，連同一九四〇年度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十萬萬圓，本年度的四十八萬萬八千萬圓，和一般會計追加預算十一萬萬三千一百萬圓合計，一九四一年度的財政總額，是一百三十八萬萬七千五百萬圓。看下列的第一表，就得明瞭了。

(第一表) 一九四一年度財政內容

區分	本預算額 千圓	追加預算額 千圓	計 千圓	前年度預算額 千圓	比較增加 千圓
----	------------	-------------	---------	--------------	------------

一般會計	三、三三〇、八四一	三三三、五二八	三、六六四、三五九	二、七四八、四九一	八八五、八六八
經常部	三、五五二、四一九	八八八、三三〇	四、三六〇、七五〇	三、三三八、八四〇	一、〇二一、九一〇
臨時部	六、八六三、二六一	一、三三一、八四九	七、九九五、一一〇	六、〇九七、三三二	一、八九七、七七九
計					
臨時軍事費	—	—	—	—	—
一九四〇年追加	—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一年度	四、八八〇、〇〇〇	—	四、八八〇、〇〇〇	四、四六〇、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〇
合計	二、七四三、二六一	二、三三一、八四九	五、〇七五、一一〇	一〇、五五七、三三一	三、三二七、七七九

(註) 一九四〇年度預算，不將今次議會之追加預算包括在內。

八五萬萬公債發行額

現在談到公債發行額問題，計一般會計的公債發行預算額，為十八萬萬七千九百萬圓；此外特別會計方面，為五萬萬一千七百萬圓，最後的一般會計追加預算，為十萬萬二千四百萬圓。合計為三十五萬萬九千七百萬圓。

關於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在一九四〇年度追加預算部分，為九萬萬九千七百萬圓；一九四一年度，為三十九萬萬七千七百萬圓。把這些合計，本年度的公債發行額，實在已達到八十五萬萬七千二百萬圓了。

一九四〇年度的公債發行預定額，在一般會計方面：本預算的，佔十六萬萬七千一百萬圓；追加預算，佔二萬萬三千五百萬圓，合計為十九萬萬六百萬圓。軍事費會計方面，為三十六萬萬七千七百萬圓；此外再把特別會計四萬萬四千六百萬圓加上，就成為六十萬萬三千萬圓。若果把一九四〇年度的和本年度（四一年）比較一下，本年度的公債發行額，實在突增至二十五萬萬四千一百萬圓。看下列的表，就得知他的詳細了。

（第二表） 一九四一年度發行公債預定額

區分	本預算額	追加預算額	計	前年度預算額	比較增加
	千圓	千圓	千圓	千圓	千圓
一般會計	一、八七九、二九八	一、二四、六五二	三、〇〇三、九五〇	一、九〇六、五四二	一、〇九七、四〇八

賑災善後公債	三、五七五	〇	三、五七五	二、五二五	一、〇五九
道路公債	一六、四五〇	〇	一六、四五〇	一四、三二六	二、一三三
歲入填補公債	一、八五九、二七二	一、二四、六五二	二、九八三、九二五	一、八八九、七二〇	一、〇九四、二二五
特別會計	五二七、四五二	七六、三七九	五九三、八三一	四四六、五四九	一四七、二八〇
計	二、三九六、七四九	一、二二一、〇三二	三、五九七、七八一	二、三五三、〇九二	一、二四四、六八九

臨時軍事費

一九四〇年度	——	九九七、六六〇	九九七、六六〇	——	九九七、六六〇
一九四一年度	三、九九七、一六七	——	三、九九七、一六七	三、六七七、七四四	二九九、四三三
合計	六、三三三、九二六	二、一九八、六九二	八、五三二、六〇八	六、〇三〇、八三六	二、五二一、七七二

以公債發行額，多過前年度三十五萬萬，雖銳增到八十五萬萬的鉅額公債，國民的諸色人等，不論是誰，雖然不表示駭異，可是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以為應該深長思之。那個所謂翼贊議會，對於這樣鉅大的預算，反淡然處之，馬馬虎虎把他通過就算了，不惜自甘為大政翼贊會的繼子，雖受人欺負而不之顧，竟然把議會自己本來的機能也忘掉了。以那樣的本質，不是就是腐敗的明證嗎？同時國民在這樣情形之下，對於一般財政的態度，不能說是絕不關心的。

國民對於財政的關心，老早就這樣了：他們一方面雖然承認中日戰爭下不可避免的負擔；而他方面，對於徒使預算之澎漲，致易使破壞國民經濟的均衡這點，又竭力加以警戒和防衛。他們固然很駭怕由財政負擔的增大，致生攪亂作用；而同時時時刻刻地對公債的消化力，作不斷的注視。尤其當發出國民的共鳴，對公債的發行額，希望作可能的限制。雖在今日即使非健全財政主義者，也不希望發行太過龐大

的公債，而使國民經濟陷於破產。

這種種情態，無非是由于國際危局重壓日益加緊所致。故此難怪軍事費那麼樣的飛躍澎漲，馬馬虎虎就把八十五萬萬的公債決定了。這無非爲着要應付將來的危機。在這樣迫切的情態下，對於發行那麼龐大的公債額，恐將來要發生惡作用這一點，老早就沒有掛慮的餘地了。

像上面所講的，本年度財政最大的特徵，就莫如受國際環境急激惡化的反映一點。財政的預算額，作不斷的加增，一方作多量的要求，而他方又當斟酌擔負能力，才能求得一妥協點而決定之。所謂擔負能力的限度，當然以支持國家歲入之力爲準，而國家歲入之支持，又應以國民經濟規模內容爲衡。不過，今日關於預算的決定，雖然對國民經濟的擔負力底限度，民間輿論鬧得很響，可是在今日已不很重視了。

財政計劃的混亂

一九四一年度財政的特徵，就是充分表現計劃性的後退。

日本戰時經濟之進展，無非因爲同時強化統制經濟的「質」和「量」所致。由這個軌道邁進，就是表現使計劃性的高度化，這是誰都曉得的。昨年十二月七日發表的經濟新體制確立要綱之基本方針，是很明顯的以實行綜合的計劃經濟爲中心工作！

而且財政這個東西，本來是一個有計劃的東西，我們確定了預算制度，就是爲充分表現這個計劃性的意思而起。因此，過去數年間，預算日見澎漲，那可見在預算上對於計劃性的要求更加迫切。不久之前物資動員計劃的編成，與其說對於國民經濟全般之要求，毋寧說是爲使預算之實行，才有這個必要

。「物的預算」，這是當時大藏大臣青木氏大倡特倡的口號，他的意思就是針對上述預算之實行而發。國民經濟，是向着綜合計劃經濟而前進。可是一九四一年度財政，就把這個計劃性倒過來，特別望後退縮，那是不可掩的事實。

預算編列的程序，照上面所述那樣，首把一般會計的預算決定，其次再把特別會計預算決定——通分列爲兩項編列計算。至于臨時軍事費會計和一般會計的追加預算，更每每造成預算上龐大的數額。而且除此而外，還有在預算外之國庫負擔，使之更非常膨漲，更非常複雜的呢。所以會編成這樣紛歧的，缺乏統一性的預算，無非因爲被歲出的要求所迫，才不得已決定那樣的財政預算，這已毋庸再贅。

還有非常值得重視的，就是預算的金定額要和「物的預算」相對照才可以。所以要和物資動員計劃互相并行，那是決定預算的必具條件。

不消說，以今日那樣的物資動員計劃，他的經濟理論，是從極膚淺的觀念做出發點，我們雖然未曾知道他計劃的內容；但他的命運，終有走不通的一天。尤以訂立德意日三國同盟以來，重要物資，既不能遠靠海外，於是物資動員計劃的編成愈覺困難。正爲編成的困難，而實際上又不能把對照「物資的備辦力」這點放棄。所以物資的範圍愈加狹窄，範圍愈窄，預算就不得不愈加大縮特縮的了。

然而，物資動員計劃的編成儘管困難；但是反把財政的超龐大化促進了。所以「物質預算」這句話，祇收留在財政史上給人欣賞罷！一九四一年度財政之計劃性底後退和混亂，看這點就可窺見一斑。

會倡「財政計劃」理想的人們，到現在已經連影子都找不到了。爲着要打開財政種種的矛盾，和創立新的方法，在勢雖不得不提倡財政計劃；可是現在所行的現實之財政，沒一樣的觀念和方向，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財政上計劃性的後退和混亂，現在因爲逼于國際形勢的緊急，雖屬無可避免；不過長此下去，將來所引起危險，恐怕更不可免。所以不論何時，財政計劃性的放棄，決是要不得的辦法！（黃薔薇譯）

「新秩序」下之食米問題

Kurt Bloch

【譯自二月二十六日『遠東通覽』】

戰時的困難使日本不得不成爲一個大規模的米的輸入國，可是這些困難同時也給予她以對付越南的最有力的武器。自從越南的米無法輸往法國之後，她至少暫時地已經自動變成了日本所劃定的經濟共榮圈的一部分。當一九三七年，中日戰事最初爆發之時，亞洲東南部各產米國——緬甸，泰國與越南——的形勢頗爲不佳。那時候軍事的衝突，足使中國人煙稠密的地方如上海至香港一帶，對於食米的要求，有日益減退之虞。到了這種形勢發展至最高點時，歐洲的戰事把大部份的商船都徵發了，因而歐洲的商務大受影響，那時米的國際市場，似乎很不容易避免嚴厲的打擊。後來上海一九三八年的工業繁榮，增加了米的需要。至一九三九年，亞洲米糧消費者的一般趨勢，大家都傾向於屯積食米；這種情形尤以星架坡和荷屬東印度爲更甚，結果便解除了米糧生產過賸的脅威。同時日本在這一年裏又遇到歉收——那時節日本官方的統計數字，到如今已證明是過於樂觀的——而高麗方面又遇到酷烈的旱災，以致更無餘米輸運到日本去。由是，日本在一九四〇年便不得不從亞洲東南部各國購買大量的食米。日本的對外貿易統計，雖再明白公佈米的進口的數量和價值，但據美國務院農業部的估計，去年日本食米的進口數量

，約共三十五萬萬至四十萬萬磅；此數約當日本全國消費總量之七分之一，實爲空前的進口鉅額。這個入口總數中，有一部分（其數量不明）是從中國的淪陷區勒索出來，但中國淪陷區被榨去這個數量之後，不得不再從亞洲東南部各國購回多少，以資抵補。因之亞洲東南部的各產米國家，對於日本和上海兩方的大量購買，當然無任歡迎，而在歐洲方面所失去的市場也就從此取得了補償。

到了今年，日本的食米問題稍爲改善了一點。日本對於一九四〇年的食米生產的估計數字，雖然比之一九三九年的統計低得多，但實際出產的數量却並沒有減低到如表面的數字所表示的那麼樣厲害。同時高麗方面的收成，據說也比一九三九年的災荒年增加到一半之多。因此，據謹慎的觀察家推測，一九四一年中日本對於外來食米的需要，大概祇達二十萬萬磅左右，那便是只及到一九四〇年所需要的一半的數量多一點。可是日本當局鑑於去年的狼狽的經驗和分配不均的情形，已經宣言對於農民階級以外的國民，將要實施計口售與米糧的辦法。（譯者按：從四月一日起，日本已有東京以下六大城市實行這種制度，其原則是依着年齡和職業的不同而規定個人消費的數量。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米糧消費統制。）

至於亞洲東南部各國的米的多餘量，今年已漸見減少，越南的多餘量還和去年一樣，約有三十四萬萬磅。泰國一九四〇年的收成並不見佳，因此，從盤谷輸出的數量將不會怎樣多。緬甸的餘量大致和一九三九年的數量差不多。這些產米國家對於她們的市場的關係，却受到了小小的變動。越南政府禁止了對金鎊國家的米的輸出，而英國當局也下令禁止英國商船開往越南。德法兩國訂了休戰協定之後，法國的商輪已不復航行於公海上。其結果使日本在一九四〇年的一年中，得以因利乘便，在事實上享有了越南對外貿易運輸的專利權，只有美國的商船還偶然開到西貢去運載美國樹膠儲備公司所購買的樹膠，間

或打斷日本的專利而已。目前西貢的米業公司，鑑於日本，上海和中國各淪陷區的米的需要，還不難把他們的米銷售到這些市場去。可是他們却很不容易拿這些米去換得現金或可以流通的貨品；有些通訊員曾經指出，日本當局會向越南提議以不能兌取外匯的日元去付米賬，這些日元的價值却是很可疑的。

泰國和緬甸的對外貿易地位却較爲好一點。泰國的多餘量只賸得二十萬萬鎊，祇要她仍舊和英國保持着目前的友好關係，她便可以靠鐵路運米到馬來去。可是泰國一九四〇年產米的短收，其影響將不以經濟範圍爲限，而或致產生政治上的問題。緬甸的大顧客是印度，她在一九四〇年的收成並不怎樣好，還可以承購緬甸餘米的一部分。此外，由於荷屬東印度不能再從西貢和盤谷購米，她也可以成爲緬甸的顧客。

以此原因，亞洲東南部產米國家對於因歐亞兩洲的戰爭而失去的米的銷場，似乎還有法子補償她們的損失。只有越南或者會被追而參加日本所領導的「東亞共榮圈」，因而對於本國的主要產品，不得不接受虛有其表的價錢。（慨忱譯）

武裝了的阿拉斯加

武田稔

〔譯自日本『世界知識』四月號〕

這幾天我們的關心正在東南，因此有忽略了北方的傾向。但那是不應該的。

對於阿拉斯加——美國遠東政策之從北方前進的根據地——我們必須予以最重大的關心。自然，阿拉斯加是在極北地帶。可是縱令有氣候上的，地形上的不便，仗着科學技術的力量，在那裏關有優秀的

交通路線，用作向遠東前進的根據地，也並非不可能之事。

最近，拚命擴軍的美國，已在次於太平洋岸的夏威夷的第二軍事根據地阿拉斯加，開始其軍備之擴大與強化。作為美國國防計劃之一的是，預先在加拿大建設新飛機場，以鋪下到阿拉斯加去的踏脚石。美國業經頒發一道命令，禁止軍用以外的飛機進入烏諾拉斯卡(Unalaksa)及基斯卡(Kiska)的機場。同時命令以四架『飛行堡壘』編成的第三十六轟炸中隊，從考勞拉道州(Colorado State)的丹佛市(Denver)的勞利機場，移駐到阿拉斯加的安卡萊季的愛爾曼道爾夫機場。這便是包含在增強阿拉斯加空軍實力計劃中的三個飛行中隊之一。今後預定將再增派轟炸機一中隊，戰鬥機一中隊前往阿拉斯加，以三個中隊機構成第二十八混成飛行團。在阿拉斯加，現有一分遣隊駐屯費阿邦克斯(Fairbanks)的拉道機場，正實行猛烈的訓練。美國從事上述的些這準備，其目的自然是牽制日本的南進政策。

根據下面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阿拉斯加在太平洋區域有其戰略的義意：美國的西海岸和日本之間的大圈航線，是通過南阿留仙羣島(South Aleutian Is.)的；該羣島最西端的阿慈島距帕拉姆西洛尙不到六六〇海里。從西雅圖(Seattle)經阿留仙羣島到橫濱，約為四、九〇〇海里。要是經由火奴魯魯及中途島(Midway Is.)的話，便是六、五〇〇海里。隔白林海峽(Bering Str.)，阿拉斯加又與蘇聯領土對峙；根據目下蘇聯正在武裝對岸的達伊奧密得島這一事實，阿拉斯加的軍備強化自是不可等閑視之的了。且自歐戰爆發以來，英國勢力正在退出遠東之際，美國強化阿拉斯加軍備，更屬意義重大。無論如何，位於北方的大軍事根據地之存在，其目的之在於牽制日本的南進政策，顯屬無疑。

阿拉斯加的天候，正由美國徹底地研究着。軍隊、飛機、裝備等等，都必須在零度以下加以試驗。對於霧的狀態，阿拉斯加特有的疾風，也非切實知道不可。關於天候的既知事項，不特有貢獻於寒帶飛

行，抑且成爲彈道學（軍事學的一部門；所謂彈道，即彈丸在空中所經的通路。——譯者）上重要的因子。無線電局及測候所，隨着阿拉斯加新根據地之出現而增設着。從島到島，順次地迄於最西端的阿慈島，在阿留仙羣島上建設一連串測候所的計劃，現正進行中。阿慈島及其迤東一帶，都是發生影響北美氣候的大旋風的中心地。此種氣象學上的知識，不特於陸海軍之作戰爲必要，抑且有助於民間航空事業，以促進阿拉斯加之開發。

去年夏天，阿拉斯加的知事阿賴斯·格留林氏會語一美國記者：『祇二十名降落傘隊，就能占領阿拉斯加！』這雖是故意誇大之辭，然據他的談話，我們可以知道，阿拉斯加對於空中最新式的奇襲及占領方法，是怎樣的束手無策了。在美國的國防機構上，阿拉斯加的戰略價值，乃是最近才發生的。所以在這以前，美國不欲投資於阿拉斯加之防備。

一九三七年陸軍戰時計劃部的一位將校會作如下之報告：『茲從國防的觀點看來，似無增強阿拉斯加守備隊之必要。』同年，海軍部給與預算局的關於下院案三九九六號的批語，亦認爲擴張阿拉斯加的海軍設施的預算一億美元『爲數過大』，因而勸其減少到一千萬美元。可是到了翌年十二月，當潛水艦驅逐艦，機雷及海軍航空根據地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提出之際，海軍部的態度是顯著地改變了。

據該委員會調查的結果，認爲阿拉斯加方面的海軍航空根據地乃係『當今戰時絕對的必要』，並強調了阿留仙羣島具有最大的戰略上的重要性。

該委員會於苦心研究了全區域之地理的及氣象的狀態之後，曾提議在西特卡（Sitka），考峽克及烏諾拉斯卡建設海軍根據地。當這報告提出時，美國海軍在西特卡僅有一個小小的根據地。在那裏，由六架偵察機組成的若干個半中隊，利用附近的耶朋斯基島上的舊海軍燃料貯藏所之建築物，輪流地從事三個

月乃至六個月的勤務。據委員會的意見，此等設施殊屬貧弱且非長久之計，所以必須加以改良和擴張。關於阿留仙羣島，該委員會認為有儘可能地在西端的阿慈島上建設根據地之必要，而這是純粹從戰略上作想的。至於烏諾拉斯卡，委員會的意見是：『此處在平時即使不拿出額外的經費來，也可以維持下去的。』因此該委員會的報告書，主張在烏諾拉斯卡施以設備，以供偵察機一中隊及潛水艦一支隊之用。此外並稱考峽克島急需三個偵察機隊，以及有充實阿拉斯加的其他兩個第二流根據地的機械及燃料之必要。據表示，那些地方大有發展為一大空軍根據地的可能性。

一九三九年末，依大總統的命令，收買了考峽克島威曼斯灣的土地，隨後不久，前述三個根據地的建設工事開始動工了。考峽克的建設工事經費是九百萬美元，西特卡的是二百萬美元，都已同時支出。在議會開會期間，該三個根據地的預算，併合起來，幾增達三千萬美元。至其工事，現尚在進行中。和此等計劃有關的是，美國沿岸警備隊及海軍水路部，正在着手於包含了阿留仙羣島的阿拉斯加水域之測量。但關於阿留仙羣島的繁多的港灣及河口，迄今尚未製有滿意的水路圖。

美國的陸軍，已在安卡萊季及費阿邦克斯收買了陸軍航空用的土地，並特地在費阿邦克斯建設了耐寒飛行的實驗飛行場。過去十二個月間，這兩個根據地的航空隊降落場構築工事不斷進行，長一萬英尺的三大滑道，業由陸軍以大規模的技術完成。

去年夏天，陸軍航空司令H. H. 阿諾爾德少將會飛阿拉斯加視察，隨即派遣兵員七百六十四名，將校三十名前往安卡萊季的根據地。

阿拉斯加之經濟的及商業的開發，陸海兩軍當局咸認為在國防上十分重要。阿拉斯加的運輸設備頗多缺陷。例如有用的鐵道祇有從西瓦德 (Seward) 到費阿邦克斯的一線。公路的規模也不大，且又是舊

式的。爲了缺乏住宅及製造設備之故，對於新海空軍根據地的建造，不僅頗多不便，而且還需要更多的經費。加之種種的勞力及材料之供給，都必須仰給於美國本土。而且，這依存的程度頗大，如不從事地方的經濟的發展，則阿拉斯加的根據地之構築，非假手於美國本土的力量不可了。

現在阿拉斯加與美國本土之間的連絡全靠輪船。據阿拉斯加開發之主唱者多年以來的主張，給與阿拉斯加的產業及農業的最大補助之一，乃是阿拉斯加與美國本土之間的公路的連絡。最近，每週二次來回於夏特魯和糾諾（Juneau）之間定期航空路線已開設了。橫斷加拿大西部以達阿拉斯加的公路之構築，遠在一九二九年就已經有人提議過。翌年，胡佛大總統任命了三位調查委員，前往實地調查。據該委員等提出的報告，認爲公路的構築到一九三三年有實行的可能。因其有助於阿拉斯加之開發，故此甚覺贊成云云。一九三八年，羅斯福大總統任命了新的調查委員，繼續調查工作。至其調查報告，則預定於最近發表。去年六月十一日前往參加美國議會的阿拉斯加代表委員達伊孟德氏，曾於議會上提議以二千五百萬美元爲公路的建築費。

不消說，加拿大自治領的合作，乃是築造這條公路的一個先決條件。目下正在議會上審議中的法案，規定了用於築路的美國資金，應代以美國的勞動者及材料。

對於該公路之構築，英美兩國意見完全一致。如果這次戰爭不幸英國失敗的話，那麼阿拉斯加，作爲美國的前哨，就當然要加重其新的政治的及軍事的意義了。美國現已決定，待目下進行中的工事完竣之後，將陸續派遣二百名將校，三千名防空隊及砲兵隊的兵士前往阿拉斯加。

美國已盡其交通建設技術，建設了美國本土和阿拉斯加之間以及阿拉斯加內部的汽車公路與航空路線了。該路名稱呼爲『猶康太平洋汽車幹綫公路』。

在下面，筆者打算將這公路的目的及其和航空路線的關係（公路和航空路線結合在一起，也許是很奇怪的吧）試加說明。

在阿拉斯加那樣的極北地帶的航空路線，其選定了的築造方法，和我們所想像的差得很遠。其特色是：必與公路立體地平行着。換句話說，就是在沒有公路的地方，也沒有航空路線。爲什麼必須採取此種手段呢？這只要一想到極北地帶的一切特質，就誰也能够馬上明白的。原來處於極地的永夜，不斷的霧，吹雪，暴風，人口稀薄等惡劣條件之下，爲了維持航空路線起見，連續的臨時降落機場乃屬必不可少。無論飛機本身如何進步發達，倘若少了陸上的根據地，則遠距離的飛行總是困難的。因此，藉以連結數十個機場的連絡公路，自屬必要。進一步說，如果有可能使飛機在公路上着陸的話，則縱無臨時降落機場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猶康太平洋汽車幹線公路，不僅是一條行駛汽車的公路，而且還以維持從西雅圖到阿拉斯加的航空路線爲其重大目的。一九三一——三二年間，由美國政府的委員會實地調查之後，該路建設工事步步推進。從西雅圖到費阿邦克斯的三，六五〇公里，乃是最初的計劃；隨後才延長到諾姆（Nome City）的。這條公路的特長是：因其位置遠離海岸線，故此主要的是通過山谷，而不攀越高山。其最高處也不過拔海一、六一〇公尺而已。加之，那裏雨霧甚少。唯其雨霧不多，位於公路上空的航空路線，方纔比較的安全些。

此外，該路於一年四季之內，可以經常地以每小時六十五公里的速度行駛汽車，由此可知美國本土與阿拉斯加之間的連絡，是多麼的容易了。最可注意的一點乃是，據研究了阿拉斯加的太平洋公路的北美合衆國公路委員會稱，美國和東京之間的最短路線，乃是通過加拿大西部，在費阿邦克斯稍北地方，

橫斷阿拉斯加的一線。縱不全部施以近代的鋪裝，然高度地發揮了機械的力量，行路盤之輾壓，具排水之設備的公路，也有高度的能率。

以上已就美國本土與阿拉斯加之間的連絡路線略加敘述。在這裏，我們的注意還有掉一個方向越過白林海峽的必要。蘇聯的飛行家萊瓦諾夫斯基和萊夫僭克，曾打破從莫斯科到洛杉磯的飛行紀錄。他們的目的，不僅僅乎是從事美蘇間的航空路線之開拓；他們深知汽車公路之構築，和這航空路線有密切的關係。

在遠東西伯利亞，雅庫次克（Yakutsk）地方，立體地平於航空路線的公路，現正建設中。該路平行於從堪察加半島（Kamchatka Pen.）北部的奧留特爾斯克，經鄂霍次克（Okhotsk）而達雅庫次克的航空路線。從阿拉斯加方面連絡這條公路，客觀上看來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但是誰又能夠保證美國不想利用這條北太平洋路線而接近蘇聯呢？在南方，在北方，如果我們都認清了這個敵性國家的進路，那麼日本的國防國家之建設，就一步也不容遲緩了。（路易士譯）

饑餓綫上的歐洲

(下)

L. Glazunov

歐洲大陸的食麥及飼麥的生產，必需補充的輸入，及這些生產物在上述的那個條件（註十）之下的消費，我們從一九三四——三八年的統計來看，其情形如下表：

歐陸各國的生產	消費（註十一）	歐陸需要由	外洋輸入在消
（收成）			
		外洋輸入量	費中之百分比

單位百萬生得勒 (Centner)

小麥	四一六	四四八	二六	五·八
裸麥	二二四	二二七	一	〇·四
米	一一	二二	一一	五〇·〇
以上食麥合共	六五一	六九七	三八	五·五
玉蜀黍	一八五	二二三	三八	一七·〇
大麥	一四六	一五三	四	二·六
燕麥	二二三	二二八	四	一·八
以上飼麥合共	五五四	六〇四	四六	七·六
全部穀麥	一二〇五	一三〇一	八四	六·五

由上可知，戰前歐洲大陸各國，裸麥，大麥，和燕麥，幾乎完全能够由本地生產自給。在這種條件之下，由海外各國輸入小麥，並非十分重要。本地生產中最不足供給消費的，便是玉蜀黍；比這更缺乏的，是米。可是，米在歐洲糧食的方面說，作用並不大。

上表指明本地穀麥的生產，在他們的消費中，即他們的糧食供給中所佔的是何等重要的部分。所以，一看便知道被封鎖的各國，在必要的時候，如減少自己的消費，是可以渡過的。但是，必須有一個條件，便是農業生產物能保持前此平均的水準，唯這是戰時難以辦到的。

第一次大戰即表明參戰各國農業經濟是如何的受摧殘。但是，那時農業經濟生產減少過程之發展還比較慢。至於二次大戰則一下便要求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農民，都動員起來，即是那些預先不會準備戰

爭的國家農民，也是如此。此外，大批的耕作獸，亦被徵發。戰爭的宣布，恰好是在秋天播種開始的時候。所有這些情形，結果使耕地減少了，土地均由留在家中的老人，婦女，和少年人來耕種，因此變成十分的惡劣了。戰爭又不能使春耕加緊地進行，以補償秋耕的不及。在比利時、荷蘭、法國所發生的軍事行動，又使這些國家的收成，受到了附帶的強烈的災害。除戰爭影響以外，歐洲到處的收成，又受一九三九年冬季的大旱及一九四〇年春天及夏天不好氣候的影響。

很明顯地，在大陸封鎖的情形之下，近多惱河一帶各生產國的糧麥來源，對於一九四〇——四一年歐洲麵包及飼麥的供給，是有重大的意義。但是這些國家的穀麥收成恰好是非常的不佳，其中羅馬尼亞糧麥的收成，跌落特別劇烈。多惱河各國小麥的收成，據羅馬國際農業學院的統計，大約如下（單位百萬桶）：（註十二）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比一九三九年減少之百分數
匈牙利	三〇、八	二一、二	三一、二
羅馬尼亞	四四、五	一六、五	六二、九
保加尼亞	一九、四	一六、〇	一七、六
南斯拉夫	二八、八	一九、〇	三四、一
合共	一二三、五	七二、七	四一、一

羅馬尼亞米之收成，比一九三九年減少兩倍半，由四千九百萬桶少到四千六百萬桶。在歐洲戰爭的第一年間，這一個前此會成爲歐洲的『穀倉』的收成，竟如此之壞。

歐洲各消費國的收成，也是到處都降低了的，很多地方完全不够水準。在那些受直接軍事行動痛苦

的國家，特別在法國，和比利時，收成之低落極烈。

羅馬國際農業學院，綜合各方面關於收成的估計，及假定的數字，得到結論說，歐洲小麥的收成，不超出於四億桶。（註十三）。美國的農業部的估計還要低，為三億七千萬桶。這比一九三九年的收成（據羅馬學院的估計，一九三九年的收成是四億六千四百萬桶），差不多是減少了一億桶。後者顯然是較近實際的情形。

播種的停頓及戰爭發生，對於歐洲裸麥的收成，亦有影響，牠們使牠的收成減少了一〇至一五。一九三九年歐洲裸麥的收成，為二億五千萬桶。

歐洲大陸各國只是食麥（小麥及米）歉收的總數，達一億二三千萬桶。因為此故，歐洲麵包的不敷額，已大大地增加了。自然，一般上說，歉收在各方面的情形，是很不一致的。在有些國家，感覺得很厲害，而在有些國家，有較多的收成，或積儲得多，却尚未會感覺到。

歐洲飼麥的收成，其降落不如食麥降落之甚。但是歐洲在飼麥方面，依賴於海外國家的輸入，比小麥及米之依賴為大。此外，因為歐洲大陸的封鎖，失去油種及油原料之大量的輸入（五千四百萬桶），這些油種及油原料，本幾乎完全是由海外國家來的。至於歐洲各國本地生產的油種，一共只有七百萬桶。（註十四）此等大量油原料之停止輸入，使歐洲的油原料急劇地縮少，益增飼料之缺乏，及畜牧業生產力的減低，因為油料經過搾油廠改製之後，可成爲一種供給哺乳動物的有價值飼料——油糟。因為封鎖的緣故，歐洲大陸亦要失去以前油糟製成品的輸入十分之九。

玉蜀黍的收成，通常在歐洲大陸是一億五六千噸，大多數亦是用於製造牲畜的飼料。現在因為麵包的缺乏，玉蜀黍在有些糧食危機特別厲害的國家，均完全用爲人民的食品。因此，在戰爭的一年間，畜

牧業——這是歐洲農業經濟中最重要部門，破壞亦極甚。

許多歐洲國家中飼料的缺乏，在戰爭的第一個月，即已使搾乳減少，乳製品的生產迅速的縮減，牲畜及家禽大批的宰殺。到了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歐洲因為沒有飼料而宰殺的牲畜，無疑是更多。

歐洲各個別國家的糧食狀況，可述之如下：

●英國對於糧食輸入之依賴，是非常大的。英國麵包的供給百分之八〇是靠輸入的小麥。最重要的飼料——玉蜀黍，其輸入範圍是百分之百。此外，輸入大量的大麥，燕麥，及其他飼料。例如，一九三八年，英國輸入的小麥及飼麥量，總共達到一千萬噸。英國依賴於動物油的輸入，達百分之九〇。肉及雞的必須之輸入量將近英國全部消費的百分之五〇。此外，還要輸入非常多的糖，油種及其他糧食品。全部英國糧食的輸入，達二千萬噸。

英國本國生產的糧食，在他的糧食供給中所佔之比例，是非常之小，亦不能增加得很多。一九四〇年英國收成，不管耕地如何擴充，均未比去年為高。自然，英國在本國及殖民地，存儲極多的糧食，英國政府會努力澈底保障國家小麥的消費，及補充麵包的儲量，但他却不能保障需要甚廣的飼料的輸入。

早於一九三四〇初，英國國會考慮糧食狀況時，即已指出英國因為飼料缺乏而開始發生宰殺牲畜及家禽的現象。關於飼料的缺乏，我們從飼料分配量之低，便可確知：例如一九四〇年六月所領到的飼料，只有通常所需要的飼料百分之五〇；九月，家禽的飼料，只領到百分之四〇，十月，百分之三三。（註十五）此外，英國因為參加戰爭，失去由丹麥，荷蘭，及其他歐洲國家取得畜牧產品的可能。由那裏輸入的燻肉及雞蛋，達英國該物品輸入百分之七〇，而油幾達百分之五〇。

英國的糧食狀況，將來大部要看德國軍事行動的效力。至於現在英國對於全部糧食的保障，比法國

，比利時，及若干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爲佳。英國是歐洲還沒有實行計口授糧的的少數國家中的一個。（按英國最近亦已實行計口授糧了）。

戰前法國糧食供給，和英國的情形正相反。牠大半由自己的農產品，及殖民地的輸入，保障糧食的供給。

法國對於畜牧產品，肉，動物油的需要，亦能由本國主要的產品來滿足，唯必須儲藏不缺時方可，這些儲藏在戰時已減縮極多。

在英國軍隊之擴充及其運送於大陸的遲緩情形之下，一切戰爭的困難，開始毀壞了法國。一九三九年秋，「*Journal Echo de Paris*」寫道：『法國的農村因爲戰爭，已變成完全沒有人烟的了，五十歲以下有勞働能力的人，差不多是沒有。法國農村的生產，因爲不會下種及耕種得不好，其衰落在這次戰爭的第一年，比前次戰爭的全部四年間，恐怕更厲害。』實際的情形，比這種暗淡的預言，還要壞，因爲 *Journal Echo de Paris* 報，自然沒有料想到法國的滅亡和失敗。

一九三九年秋，法國若干區域小麥未曾下種，其性質十分嚴重，因爲那時他們下種的田地，只有以前的百分之一〇——一五。就全部法國說，未曾下種的耕地，佔百分之五〇——六〇。最後，造成數百萬難民的法國國土內之軍事行動，又使收成和全部的法國農業受到附帶的損害。法國食品的儲藏，亦受損失。

在積極的軍事行動開始前，法國可能收成的小麥，據非官方的統計，爲五千萬桶至五千五百萬桶，而一九三九年爲七千萬桶，而這還不算高度的收成。現在食麥及飼麥在事實上的收成，是有多少，很難明白。但戰前，法國只小麥一項，每年的消費已爲八千萬桶。

法國非佔領區的糧食狀況，特別感覺困難。非佔領區佔法國領土之三分之一，但是農產品只有國內全部的農產品的八份之一。法國非佔領區，和佔領區及殖民地間是沒有經濟連繫的。根據貝當政府的官方聲明，法國麵包儲藏（在非佔領區內），不敷一九四〇年冬季幾個月的應用，而大麥及燕麥的儲藏，則已經空竭了。法國政府的農業部長宣稱，因為麵包的不敷，政府將被迫實行徵發小麥，國家能够保有糖，油，及乳製品的消費，只有三分之一。

幾個地域不大，而人口密度高的國家，如比利時，荷蘭，瑞士，挪威，丹麥的糧食狀況，是非常嚴重。所有這些國家如果沒有穀麥輸入，是難以過去的。我們若將一九三八年這些國家自己的穀麥的生產，和他們輸入的糧麥和飼麥的數量相比較，便能容易地確信這點（單位百萬桶）：（註十六）

	生產	輸入	輸入對生產之百分比
比利時	一六、四	二二、〇	一三四
荷蘭	一五、七	一九、五	一二四
瑞士	二、九	九、六	三三一
丹麥	三二、四	五、八	一八
挪威	四、〇	五、二	一三〇

這些小國需要輸入穀麥的總量，於高度收成的一九三八年，是在六千萬桶以上，幾佔所有歐洲大陸消費國穀麥輸入之一半。初看來，丹麥的情形是比較好點。可是，丹麥除穀麥外，通常還需要極大量的油槽（達一千萬桶，油種在外）以供自己高度發達的畜牧業之用。整個說，上述各國除大量穀麥外，還輸入一千一百萬桶的油槽，及一千二百五十萬桶的油種及其他油料（一九三六—三八年時）。此等物品

的輸入，因為封鎖的緣故，也幾完全停止了。

歐洲經營畜牧的各國，他們的畜牧業陷入破產的狀態。因為飼料的極端危機，無數牲畜都宰殺了。在荷蘭，宰殺者，不僅有豬，家禽，而且還有大有角獸。各地當局下令祇將那些有飼料的牲畜留着，（註十七）而許多地方則早已沒有飼料。丹麥農業部現購買豬豕，以為宰殺。（註十八）豬之儲藏，現已由四百萬頭減至三百二十萬頭（減少百分之二五）。丹麥農業委員會決定可以宰殺之豬豕，尚有百萬頭，原因是缺乏飼料。丹麥的大有角獸，亦在迅速的消滅着。很明顯地，大批宰殺牲畜，在短期增加肉的供給以後，便要很快地使歐洲的糧食恐慌，更加嚴重。

比利時的糧食前途，最為可怕，那裏收成之受損失，並不下於法國。關於該國的情形，『Frankfurter Zeitung』（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三日）寫道：『比利時之捲入戰爭漩渦，使國內食品的供給問題，在各方面都變得緊張起來。糧食的現有來源，至多敷用到本年冬天』。比利時政府會起草一個如何將比利時的麵包消費，減縮一半，並將肉、油、牛乳，雞蛋亦減縮至極度的調劑計劃。比利時的牲畜儲備，本已非常減少，將來還要縮減百分之二〇。但是如果找不到足夠的飼料（牠之無處找到，是可以預知的），則牲畜恐怕還要減少至百分之三〇——四〇，而家禽要減少至百分之六〇。據 Frankfurter Zeitung 的統計，比利時縮減『計劃』，將如下表（單位千噸）：

（一）食品

平時的經常消費 一九四〇——四一年的可能消費

小麥

一、三〇〇

四六三

米

一、一〇〇

一九八

糧麥合共

一、三〇〇

六六一

馬鈴薯

一、六八〇

一、五二九

糖

二四〇

二四〇

肉

三三六

二六〇

油

一四七

九八

(二)飼麥

裸麥

五九〇

九〇

燕麥

六五〇

五一五

大麥

四六五

一五五

馬鈴薯

一、六〇〇

四七六

糖

四八〇

二六九

玉蜀黍

七四〇

四五〇

油種及其他
製油糟的物品

一、〇四〇

二六〇

一九四〇——四一年比利時這個糧食供給的『飢餓式的』計劃，可使我們對於那些依賴糧食最多，而今因戰爭和封鎖又失去這些輸入的國家之迅速陷入飢餓狀態，得一明白的概念。

但是還有一些並不怎樣厲害依賴於糧食輸入的國家，例如瑞士。然他們現在因為天年不作，亦陷入困難的境地。

糧食之非常缺乏，亦已發現於芬蘭。芬蘭是平時輸出很多油類的國家，現在亦處於糧食危機的狀態中，並且被迫不僅在麵包方面，而且在油類及其他食品方面，實行領證投糧。

現在歐洲，不幸得很，沒有一國的大多數食品消費，不用領證投糧方法來調度。各種被調度的食品，日益增多，而投與之量，却時時減低。有許多國家，因要縮減肉的消費，曾規定一個所謂肉的『開放日』，『開放日』的日數，有時由四日至一星期。白麵包在日間才可以賣買。菓子製品不許用麥粉。規定麥粉（粗粉）最高的製造量。祇許製造唯一標準的一種麥粉及焙製唯一的一種簡單麵包，一部分還雜以各種代用品，有時稱之為『民族』麵包。在挪威，已出賣有雜草的麵包了。

糧食不足不僅在歐洲的消費國，而在歐洲的生產國出現。匈牙利早於一九四〇年冬天時，便已突然地發現麥粉強烈的不足，所以有許多製粉廠因為穀麥不夠，都停止了工作，（註十九）最近匈牙利各城市，特別是布達彼斯特還有肉及脂肪奇缺的消息。伯爾格達報紙『Politika』指出南斯拉夫的小麥儲藏，如果不將消費緊縮的話，一九四一年三月即要空竭。（註二〇）南斯拉夫乃是一個麵包輸出國，她在一九四〇年夏末，即已輸入玉蜀黍了，而南斯拉夫政府准許將十萬噸的小麥，作為儲備之用。羅馬尼亞亦採取了限制食品消費的方法，因收成不佳，禁止了穀麥輸出。據羅馬尼亞經濟景况研究院的統計，羅馬尼亞本國的消費約需六百六十萬噸的小麥和玉蜀黍。但是，羅馬尼亞自己現在只有五百六十九萬噸。多瑙河各國物價高漲，其發展不是以日計，而是以時計。根據報紙『Universul』的消息，一九三九年羅馬尼亞麵包漲價百分之一二〇，隱元豆百分之四〇〇，酸乳百分之二五〇，番茄百分之三五〇。

所以，即是歐洲生產國的情形，亦非常困難。現在在戰爭條件下，前此曾有過之糧食平均分配方法亦無可能實現，每個國家的政府，都將糧食的來源，緊握在自己手中。在飢餓線上的國家，並不能希望

以多惱河諸國的輸入，來減輕自己嚴重的糧食狀況。

★ ★ ★ ★ ★
 歐洲糧食困難增長的原因，不僅是收成的減低和海外糧食輸入之不可能。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戰爭。

戰爭破壞並切斷了許多交通線；破壞了運輸；不僅在近隣各國間而且在本國之內的經濟連繫，都紊亂了。戰爭使現有的糧食來源不能得到正常的和合理的分配。受戰爭及貨幣貶值之驚駭的農民，將糧食握在手裏，並且隱匿起來。很明顯地，除了收成不佳以外，多惱河各國之不願供給農產品，亦是原因之一。

糧食供給之困難的增加，還因為許多人受戰爭的影響，拋棄了自己的房屋，經濟，流於飢餓逃亡的命運，充斥於那些糧食危機最厲害的城市之中。

但是，即是在糧食品不缺乏，但賣價昂貴的情形之下，成千百萬為戰爭拋出常軌，並失去工作的人（在巴黎一處，即有五十萬以上的失業者）無疑現在也已瀕於非常可怕的窮困和飢餓。

同時，戰爭愈緊張，很顯然地，各參戰國均愈各欲設法使敵方物質枯竭和飢餓，藉此以取得自己的勝利。在法國投降之後，一九四〇年七月末，英國國會宣布對全歐洲的封鎖，德國亦宣布全能的封鎖，以為報復。但是，在封鎖未加緊以前，因為歐洲難民的窮困，美國報紙即已發表了意見，謂對法國，比利時及其他陷入糧食困難狀況的國家，應迅速予以糧食的幫助。

自然，實際主義的美國人，此時是在希望藉政府津貼的資助，在歐洲出賣大量的過剩小麥及其他農業品。『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報的『善心』，實便是這個意義。可是，

當英國說明他對於封鎖問題不可調和之立場時，美國報紙便轉回頭並急亟地改變論調了。過了沒有好久時間，“New York Herald Tribune”便寫道：如果美國採取援救解除武裝的法國人，比利時人，及其他人民之飢餓，則無異是以自己一種特殊方法，和德國作經濟的和政治的聯合了。

說到歐洲大陸各國，在收成不佳後，沒有海外的糧食輸入，無論如何困難，仍是可以渡過。一九四〇年夏天，美國前總統胡佛說：『最可怕的飢餓魔影，已籠罩於歐洲，如戰爭再延長數月，則歐洲數百萬人的民食問題，在人類災難史上，恐將無以復加。』美國這種估計，也許是不對，但是，無論如何，根據所有的統計，歐洲許多國家的糧食狀況，特別是到了一九四〇年冬季，其非常困難是很可信的。（辛譯，完）

（註一）“Wheat Studies”，December, 1939

（註二）Revue Internationale d' Agriculture” No. 3, 1940.

（註三）自然，生產過剩是相對的，牠主要是由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勞働人民消費的縮小造成的。

（註四）歐洲各國除可以計算的糧食儲藏外，無疑地，還有社會上的秘密藏儲，牠的統計是不公開的。

（註五）“Wheat Studies”，October 1939

（註六）International Year Book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1938/39。油糟的統計是一九三六年的，油種的統計是一九三八年的。小麥，包括麥粉在內。肉類，包括燻肉在內。各項皆是純輸入，或純輸出。

（註七）“Agricultural Statistics” 1938

(註八)見註六。

(註九)蘇聯的輸出是除外的，計一九三四—三八年，蘇聯的輸出在穀麥方面平均約為上述總數百分之二〇。油種及畜牧產品由蘇聯輸出者不多。

(註十)所謂條件便是指全部歐洲生產國的出產都留在大陸之內，如現在大陸封鎖時期所有的那種情形。

(註十一)這裏的計算，是以一九三八—三九年的 *International Year Book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的總統計為根據的。

(註十二)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一九四〇年數目，係引用假定的數字。

(註十三) *Revue Internationale d' Agriculture* No. 7-8, 1940.

(註十四)此外，西班牙及意大利由橄欖樹製油的生產很發達，多少能够以植物油滿足這兩國的需要。

(註十五) *Neue Zürcher Zeitung* 15, VIII. 1940.

(註十六)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一九三八—三九年。是小麥，裸麥，米，玉蜀黍，大麥，及燕麥的生產和輸入總數。

(註十七) *Neue Zürcher Zeitung* 24, VIII, 1940.

(註十八) *Ibid.*, 30. VII 1940

(註十九) *Corn Trade News*, 22, V, 1949.

(註二〇) *Ibid.*, 29. VII 1940.